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二辑

母 亲



金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二辑

母亲

(苏) 高尔基 著

徐志伟 译



金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 (苏) 高尔基著; 徐志伟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1999. 5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ISBN 7-80084-236-3

I. 母… II. ①高… ②徐…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361 号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孙德全

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850×1168 毫米 1/32 12.25 印张 307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300 套

ISBN 7-80084-236-3/I·32

定价: 600.00 元 (全 38 册)

前 言

高尔基(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木匠家里，早年双亲去世，寄居在外祖父家中，从十岁开始流浪漂泊，做杂工，当学徒，一八九二年发表《马卡尔·楚德拉》，一举成名。

高尔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写作的探索时期；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是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定基础的时期，《母亲》正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

《母亲》是高尔基于一九〇六年在美国创作的，当时俄国刚刚经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去美国宣传俄国革命并筹措经费。在这部小说中，他成功的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

小说主要描写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与专制制度、资本主义斗争的道路，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启发了广大人民进行自觉斗争的故事。

小说主要从一位普通妇女的视角中展开的。革命者巴威尔的母亲尼洛夫娜·符拉索娃，从最初的对革命者的害怕、不理解到习惯，最后接受了儿子的真理。当儿子被捕后，母亲参加革命者的活动，更加坚信了儿子的真理，如果说在此之前是母爱驱使她去接受儿子的思想，在此之后则是自觉地参加了为实现这一真理而进行的斗争。

这是俄国文学中第一次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现实的革命发展，这正体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则，这部作品正可称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它标志了俄国文

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母亲》这部小说，过去曾产生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在延续，它必将永远地赢得读者的喜爱。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179)

第一部

第 一 章

每天，在远离城市工人住宅区的空中，四处飘荡着煤烟，空气中充斥着油臭，人们被颤巍巍咆哮的汽笛惊醒。舒展一下在一夜睡眠中尚未从劳累中恢复过来的肢体，脸上愁云满布，宛如受到惊吓的蟑螂，一个个从低矮寒伧的灰蒙蒙的房子中走到街上。在冰冷的晨曦中，他们踏着没有铺造好的道路，一步一步挪向如鸽子笼般的一座座高大的工厂石房，工厂那儿，几十只油腻灯泡发出昏暗的灯光，像一只只四方眼睛照耀着泥泞的道路，厂房像一个个傲慢冷漠的怪物。双脚踩在泥乎乎的道路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一阵阵如梦呓般的沙哑的喊叫声和气冲冲的粗野的咒骂声搅乱了凌晨的宁静。机器笨拙的轰响和蒸气疯狂的吼叫向他们迎面扑来，黑色的烟囱高高耸立在他们面前，看起来像屹立在城郊上空的一根根粗大的手杖，黑烟摇曳着直上天空，使人感到肃穆而又压抑。

日落时分，太阳的余辉投洒在每家窗户的玻璃上，闪耀着忧郁而又沉闷的红光，工厂又把他们从它坚固的胸膛中抛了出来，他们就像毫无用途的矿渣一样被丢弃了。

他们沿着大街走着，面孔被烟熏得漆黑，饥饿的嘴里的牙齿泛着白光。这时，他们面露喜色，甚至有些兴奋，因为，这天的苦役终于结束了，回家便可以吃晚餐和休息了。

工厂消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机器侵蚀了他们筋骨里的力量，不知不觉地一整天的时光就这样溜走了，他们离死亡又近了一步。但是，他们对即将拥有的快乐——在烟雾腾腾的小酒店里休息和娱乐——犹感心满意足。

节假日里，他们通常一觉睡到上午十点左右。那些已成家而又老实憨厚的人们便起床穿戴整齐去做弥撒。他们对那些毫

不热衷宗教的年轻人一路数落个不停。从教堂回来后，吃过馅饼，他们倒头接着睡，直到傍晚。

日复一日辛苦的操劳，严重地损坏了他们的胃口。他们借助酒精下咽饭菜，好让热乎乎的伏特加刺激他们的食欲。

夜幕降临，他们在街上无目的地东游西逛，即使天气晴朗，也有人穿着套鞋；即使阳光灿烂，也有人撑着雨伞。

他们聚在一起，谈的话题无非是工厂、机器和令他们厌恶的工头——工厂和工作，便是他们的一切，所想所说总离不开这些。在这日复一日索然无味的日子里，偶尔也会有些孤独而幼稚的奇思异想。到家里对老婆大打出手，谩骂吵闹便是惟一可做的事。

年轻人常泡在酒馆里，或者不厌其烦地参加各家轮流举办的晚会，他们和着手风琴的韵律，唱着淫秽不堪的小曲，跳舞、酗酒，讲些下流话。人在劳累的时候很容易醉酒，之后便是没完没了的无名怒火四处充斥，找寻着发泄的机会，一旦找到可以发泄火气的机会，他们便抓住一点儿小事纠缠不休，甚至像野兽般地厮杀打骂。经常两败俱伤，头破血流，甚至闹出人命。

在他们的日常来往中，无缘无故的仇恨一触即发，这些仇恨就像他们肢体根深蒂固的疲惫一样，经年累月都难以消除。这种恶习世袭相传，从出生起便附着于他们的灵魂，像驱不走的影子一样，相伴着他们从小到大，从生到死。它也像是一个恶魔，驱使着他们在有生之年做着一个个令人厌恶的蠢事。

节假日中，年轻人总是夜不归宿。有的人衣衫褴褛，浑身沾满泥土和灰尘，脸上伤痕累累，却对自己与同伙的斗殴洋洋自得；有的人愤愤不平，充满被人欺侮的羞辱；有的人被酒精刺激得不省人事，满脸麻木呆滞的神情；还有的人失魂落魄，令人厌恶。

有时，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强行拖回家去。他们在酒店里，或路旁围墙下发现自己酩酊大醉的儿子，张口便骂，挥

手便揍，然后，生拉硬拽把他们拖回家去，凑合着把他们安置到床上由他们昏昏睡去，因为次日凌晨，他们还会被颤巍巍鸣叫不止的汽笛吵醒，他们还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上工。

尽管父母经常恶狠狠地责骂自己的儿子，但在老年人的眼中，年轻人打架斗殴、酗酒生事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免不了打架斗殴、酗酒生事，遭受父母的责打也是家常便饭。生活总是一日又一日重复着过去，它像一条混沌的河流不停地缓慢地流淌着，不知流向何方何地，那些世袭的习惯牢牢束缚着他们的全部生活，他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长辈的所想所为，无人想打破这种生活的老套子。

有时候，一些外地人也在这个城郊的工人住宅区出现。

开始，这些陌生的外地人还引人注目，他们所描述的以前工作地方的趣闻逸事，也会稍稍引起人们的一点儿兴致。再过些时候，大家对那些新奇的东西熟知后，对他们也就司空见惯了。他们所讲的许多事，与这儿工人的生活也相差无几。既然哪儿的人都这样活着，那就没必要多说啦。

有些时候，他们从陌生人那儿也能听到一些工人住宅区闻所未闻的新闻，他们总是带着疑惑去听，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些新闻，使一些人心中生出莫名其妙的怒火；在另一些人中则引起不可名状的焦虑；还使另外一些人生出朦朦胧胧的期望，扰得他们六神无主，为此，他们便吞下过量的伏特加，以忘却那种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焦虑和不安。

工人住宅区的人们总能在这些陌生人身上发现一些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新奇东西，并且对此耿耿于怀。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总是防备着这些陌生人。他们惟恐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某些新奇东西，扰乱他们虽然苦难重重但还宁静的生活。虽然生活毫无意义，但他们对生活经年累月所负于他们的重重苦难已经习以为常，他们已经变得无欲无求，他们认为所有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加深重的苦难。

工人区的人们无声无息地渐渐地疏远了那些陌生人。
如果这些陌生人觉得很难与工人住宅区的人们相融洽。那么，他不是再漂泊他乡，便是孤独地留在工厂……
单调的日子重复五十年，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坟墓。

第 二 章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眼睛细小，脸色阴郁，他也是过着这种日子。他浓眉底下那双眼睛总是怀疑地看着别人，嘴角挂着讥讽的冷笑。在工人区中，他是数一数二的大力士，他的钳工技术在工厂中顶呱呱。他对工头蛮横无礼，所以挣的工钱也不多。节假日休息在家，他总是惹是生非，所以大家既不喜欢他又害怕他，大家总想合伙揍他一顿，但始终未能如愿。符拉索夫见有人前来寻事挑衅，他便叉开两条长腿，手里紧握石头，木板或者铁片，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大家伙一看到他那满脸横生的络腮胡须和长满汗毛的大手，腿肚子便不由得打颤；他那双犀利的小眼睛也使人望而生畏。那双眼睛像钢锥一般透人肌骨，闪烁着勇猛无敌，无所畏惧的凶光，使人们感到惟恐避之不及。

他低声咒骂着：“给我滚蛋，混账！”黑油油的胡须里露出大而黄的牙齿。前来找碴的人在骂声中战战兢兢地逃走了。

“混蛋！”他们在他们身后骂骂咧咧。他脸上挂着讥讽的嘲笑，昂首挺胸，在他们背后威严地喊道：

“来！不怕死就滚过来！”

没有一个人不怕死。

他言语不多，最常使用的两个字便是“混蛋”。工头、警察、甚至他老婆都被他称作“混蛋”。

“嘿！混蛋！知道吗？裤子上有个洞！”

有一次，符拉索夫想拽着儿子的头发把他拉回家，那时他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但是，他儿子却拾起一把笨重的铁锤，面无愧色地说：

“放手！”

“什么？”父亲边说边凑近瘦高的儿子身旁，就像阴影渐渐挪向笔直的白桦一样。

“够了！”巴威尔嚷道，“我早就受够了……”

他高高地抡起了铁锤。

“好吧！……”

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接着说：

“唉，你这个混蛋！……”

事后不久，他对妻子说：

“巴什卡^①可以养活你了，以后别要我的钱啦！……”

“那么，你的钱都要用来喝酒吗？”她壮着胆子问道。

“多管闲事，混蛋！我去和婊子睡觉！……”

他并没有去和什么婊子睡觉，但是，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他再没有教训过儿子，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甚至没和他说过话。

他养了一条狗，这条狗和他一样高大，长着浓密的毛。每天上工的时候，那狗把他送进工厂门口；傍晚，再迎接他从工厂出来。节假日，他总是到酒店里喝酒，犀利的目光在别人脸上扫来扫去，像在找什么人。那条狗拖着长长的大尾巴，寸步不离他的身后。酩酊大醉之后，他就踉跄着回家吃晚饭。他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狗从未得到他的抚摸。晚饭结束，他妻子如果不及时拾掇盘碗，他就会把它们推到地上，他把酒瓶摆在近旁，背倚着墙，扯着嗓门，拖着忧郁的音调哼唱不停。在他唇须之间流转的歌声，悲凉凄惨，震得粘在须上的面包屑纷纷落下。他用粗笨的手指捋着唇须，不歇气、自得其乐地唱着。他

^① 巴什卡：巴威尔的卑称。

把音调故意拖得长长的，听起来像凄冷冬天里野狼的哭嚎，歌词无人能懂。他边唱边饮酒，酒瓶空了，他便掉转身体瘫在长凳上，或者把头支在桌上，昏然睡去，直到第二天被汽笛惊醒。

那条狗就横卧在他身边。

他死于疝气。去世前五天，他周身发黑，紧闭双目，咬紧牙关，在床上打滚，不停地对妻子说：

“给我吃点耗子药，毒死我算了……”

医生说 he 需要热敷治疗，必须马上送进医院，进行手术。

“去一边儿吧，让我自己去死！……混账！”米哈依尔用沙哑的嗓门咒骂着。

医生走后，他妻子流着眼泪哀求他去做手术，他却紧握双拳对她咆哮：

“治好我的病，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早上，鸣叫的汽笛催促人们上班的时候，他死了。他躺在棺材里，嘴巴大张着，眉头却恼怒地紧皱着。

参加他的葬礼的人有他的妻子、儿子、狗、已被工厂开除的老酒鬼小偷达尼拉·维索希河夫和几个工人住宅区的乞丐，他妻子低声啜泣着，巴威尔却没有落一滴眼泪。一路上遇着的人们，都停下来画着十字，大家纷纷议论：

“那人死了，彼拉盖雅终于可以安心啦……”

有些人赶忙纠正，说道：

“不是死了，是倒毙了……”

棺材下葬后，人们便散去。但是，那条狗却默默无声地呆在新挖的泥土上面，它不停地四处嗅着。几天后，那条狗也被人打死了。

第 三 章

父亲去世后不到两周的一个休息日，巴威尔·符拉索夫醉醺醺地回到家中。他东倒西歪地走到门边的墙角里，握着拳头像他父亲一样一边敲着桌子，一边向他母亲叫唤着：

“拿饭！”

母亲走到他身旁，和他并排坐下，把他的头揽入自己怀里，抚摸着。他却推开母亲的臂膀，反抗地嚷：

“快些，妈妈！”

“真是个傻孩子！”母亲不顾他的反抗，无奈却又柔情地说。

“还有，我还要吸烟，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拿来！……”巴威尔转动着僵硬麻木的舌头，咕咕哝哝嚷着。

他生凭第一次饮酒，酒精使他周身麻木，但他仍有理智，他不停地自问道：

“真的醉了？真的醉了？”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惭愧；母亲眼中的悲凉和无奈，深深震撼着他的灵魂，为了排遣这些冲动的念头，他装出越发厉害的醉态。

母亲一边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浸透的乱糟糟的头发，一边平静地说：

“孩子，你不该干这种事……”

他呕吐起来。

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让他平躺在床上，在他苍白的额头上搭了一条湿毛巾。酒精的作用在他身上渐渐散去，但他仍觉得像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上一样不停地摇荡着。眼皮依然觉得沉重难抬，嘴里泛着一一种苦涩的味道。他透过睫毛凝视着母亲仁慈的面庞，漫无目的地畅想起来：

“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别人饮酒后并无异样，我却如此恶心……”

母亲轻柔的话语从遥远的地方飘来：

“你要是酗酒，还怎么养活妈妈？”

他双目紧闭说：

“大人都喝酒……”

母亲无奈地长叹一声，他没说谎话。她也很清楚，除了光顾酒店，再无别的可去之处。但她仍然坚持说：

“可是你不该喝酒，你爸爸早把你的那份儿也喝了。他让我受的苦还不够吗？好孩子，你也该替你可怜的妈妈想想。”

母亲这番阴郁而又充满柔情的话语，使巴威尔想起了父亲在世时的光景。她总是少言寡语。母亲在家中好像不存在似的，整天她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做错事挨揍。巴威尔因不愿见父亲，长期很少回家，因此觉得和母亲有些隔阂。现在，他的头脑逐渐清醒，母亲的形象在他眼中越来越清晰。

她身材高大，背有些驼，她的身体因长期操劳和遭受丈夫的毒打已经损坏，走起来悄无声息，身子总是微微斜着，惟恐碰着什么似的，椭圆形的脸宽大略微浮肿，上面布满了皱纹。眼神黯淡无光，充满着忧伤和惶恐，像工人住宅区大部分女人一样。一道深深的伤疤横在右眉之上，使眉毛微微向上倾斜，右耳看起来比左耳略高一些，仿佛在凝神谛听着什么动静。浓密的黑发中掺杂着缕缕白发，整个人显得忧郁而又顺服。

她的脸颊上串串泪珠滚落而下。

“别哭！”儿子平静地说，“我要喝水。”

“我给你弄些冰水……”

母亲把水拿来时，儿子已沉沉睡去。

她低垂着头凝视着儿子，端杯子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杯中的冰块碰着杯子发出轻微的响声。她把杯子放在桌上，然后，静静地圣像前跪着。

酒鬼们的喧闹声从窗外传来，手风琴在秋天薄暮的湿润空气中颤栗着。有人引吭高歌，有人脏话连篇，疲惫不堪的妇人们也烦躁不安地喊叫着。

符拉索夫家的生活比以前更宁静、更稳妥，与工人住宅区其他各家相比，似乎有些迥异。

他们住在工人住宅区的尽头，房前一条通往沼泽的坡路虽然不高却很陡峭。厨房和用薄木板子隔出的母亲的卧室占了房子的三分之一，此外，是一间四方形的房间；房间有两扇窗户，巴威尔的床安置在一边，门口摆放着桌子和两个凳子、几把椅子和衣橱，橱上有一面小镜子，墙角是衣箱、挂钟和两张圣像，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家什。

巴威尔已拥有这里的年轻人该有的一切：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崭新的领带、套鞋和手仗，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参加晚会，跳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节假日，回到家中他总是酩酊大醉。次日凌晨被汽笛吵醒后，总是脸色苍白，毫无生气，觉得头痛、胃痛。

有一次，母亲问他：

“晚上玩得高兴吗？”

“烦死人了！我宁愿去钓鱼，或者买支猎枪去狩猎。”

他非常热衷于工作，勤勤恳恳，从不犯规。

他很少说话，和母样一样大大的眼睛，总是挑剔地东望西望。他既没去钓鱼，又没去狩猎，显而易见，他远离了一般年轻人所过的那种生活：他很少出席晚会，休息日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回到家中，也没有酩酊大醉。

母亲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言一行。儿子淡黑色的面庞日渐消瘦，眼神越来越犀利，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看上去，他像是对什么事不满意，又好像是生了一场大病。同伴常常来找他，但常常难以和他碰面，渐渐地也就和他疏远了。

母亲很为自己的儿子与其他年轻人不同而高兴，但她察觉

得到，儿子在生活的潮汐中正一心一意地追逐着什么，这又引起母亲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忧。

“巴甫鲁沙^①，你身体还好吧？”她有时间。

“很好，我很好！”他总是这样回答。

“你瘦多了！”她感喟地说。

他经常带一些书回来，悄悄读过后便藏了起来。有时，他把书中的一些内容摘抄在单页纸上，抄完后，也隐藏起来……

母亲和儿子难得见面，见了面也很少有话可说。早上，他默默地吃完饭就去工厂，回家吃午饭时，他也少言寡语，然后又去工厂，到傍晚才回家。晚上，他洗漱完毕，吃过晚饭，就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看书。休息日，他总是早出晚归。母亲知道他是进城看戏，但城里总没人来找他，她感到很奇怪。

日子一天天地悄然逝去，儿子的话越发少了。他偶尔讲话时，口中经常蹦出一些她弄不明白的新字眼，而她习以为常的粗俗和恶毒的话，他很少说了。她也注意到，他的言行举止多少也有些改变。他对穿衣打扮不再一味追求漂亮，却更加洁净庄重了。他举足抬手显得洒脱刚健。他的外表看起来也越发朴实和文明。母亲关心着他细枝末节的变化，显得既焦虑又不安。他对待母亲也像变了一个人，有时间就帮母亲扫地，休息日总是亲自动手整理床铺，他千方百计想替母亲分忧解愁。在工人住宅区再找不出像他这样的第二个人……

有一天，他拿回一幅画，并挂在了墙上。画面上的三个人一边交谈，一边矫健地向前直行。

“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②巴威尔这样解释道。

母亲非常喜欢这幅画，心里却想：

“既然崇敬基督，为什么不到教堂去……”

① 巴甫鲁沙：巴威尔的爱你。

② 是据《圣经》故事画的一幅画。